

紅樓夢

曹雪芹 高鹗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紅

樓

夢

人民文学出版社
一九八一年·北京



四

第九十一回

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

话说薛蝌正在狐疑，忽听窗外一笑，唬了一跳，心中想道：“不是宝蟾，定是金桂。只不理他们，看他们有什么法儿！”听了半日，却又寂然无声。自己也不敢吃那酒果，掩上房门，刚要脱衣时，只听见窗纸上微微一响。薛蝌此时被宝蟾鬼混了一阵，心中七上八下，竟不知如何是好，听见窗纸微响，细看时又无动静，自己反倒疑心起来，掩了怀，坐在灯前，呆呆的细想；又把那果子拿了一块，翻来复去的细看。猛回头，看见窗上的纸湿了一块。走过来觑着眼看时，冷不防外面往里一吹，把薛蝌唬了一大跳，听得“吱吱”的笑声，薛蝌连忙把灯吹灭了，屏息而卧。只听外面一个人说道：“二爷为什么不喝酒吃果子，就睡了？”这句话仍是宝蟾的话音，薛蝌只不作声装睡。又隔了两句话时，听得外面似有恨声道：“天下那里有这样没造化的人！”薛蝌听了似是宝蟾，又似是金桂的语音，这才知道他们原来是这一番意思。翻来复去，直到五更后才睡着了。

刚到天明，早有人来扣门。薛蝌忙问：“是谁？”外面也不答应。薛蝌只得起来，开了门看时，却是宝蟾，拢着头发，掩着怀，

穿了件片金边琵琶襟小紧身^①，上面系一条松花绿半新的汗巾，下面并无穿裙，正露着石榴红酒花夹裤，一双新绣红鞋。原来宝蟾尚未梳洗，恐怕人见，赶早来取家伙。

薛蝌见他这样打扮便走进来，心中又是一动，只得陪笑问道：“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？”宝蟾把脸红着，并不答言，只管把果子折在一个碟子里，端着就走。薛蝌见他这般，知是昨晚的原故，心里想道：“这也罢了。倒是他们恼了，索性死了心，也省了来缠。”于是把心放下，叫人舀水洗脸，自己打算在家里静坐两天：一则养养神，二则出去怕人找他。

原来和薛蟠好的那些人，因见薛家无人，只有薛蝌办事，年纪又轻，便生出许多觊觎之心。也有想插在里头做跑腿儿的；也有能做状子、认得一两个书办、要给他上下打点的；甚至有叫他在内趁钱的；也有造作谣言恐吓的；种种不一。薛蝌见了这些人，远远的躲避，又不敢面辞，恐怕激出意外之变，只好藏在家中听候转详，不提。

且说金桂昨夜打发宝蟾送了些酒果去探探薛蝌的消息，宝蟾回来，将薛蝌的光景一一的说了。金桂见事有些不大投机，便怕白闹一场，反被宝蟾瞧不起；要把两三句话遮饰，改过口来，又掣不开这个人。心里倒没了主意，只是怔怔的坐着。

那知宝蟾也想薛蟠难以回家，正要寻个路头儿，因怕金桂拿他，所以不敢透漏。今见金桂所为，先已开了端了，他便乐得借风使船，先弄薛蝌到手，不怕金桂不依，所以用言挑拨。见薛蝌似非无情，又不甚兜揽，一时也不敢造次。后来见薛蝌吹灯自睡，

大觉扫兴，回来告诉金桂，看金桂有甚方法儿，再作道理。及见金桂怔怔的，似乎无技可施，他也只得陪金桂收拾睡了。夜里那里睡的着？翻来复去，想出一个法子来：不如明儿一早起来，先去取了家伙，却自己换上一两件颜色娇嫩的衣服，也不梳洗，越显出一番慵妆媚态来；只看薛蝌的神情，自己反倒装出恼意，索性不理他；那薛蝌若有悔心，自然移船就岸，不愁不先到手，——是这个主意。及至见了薛蝌，仍是昨晚光景，并无邪僻，自己只得假以假为真，端了碟子回来；却故意留下酒壶，以为再来搭转之地。

只见金桂问道：“你拿东西去，有人碰见么？”宝蟾道：“没有。”金桂道：“二爷也没问你什么？”宝蟾道：“也没有。”金桂因一夜不曾睡，也想不出个法子来，只得回思道^①：“若作此事，别人可瞒，宝蟾如何能瞒？不如分惠于他，他自然没了的说了。况我又不能自去，少不得要他作脚，索性和他商量个稳便主意。”因带笑说道：“你看二爷到底是怎么样的个人？”宝蟾道：“倒象是个糊涂人。”金桂听了笑道：“你怎么遭塌起爷们来了？”宝蟾也笑道：“他辜负奶奶的心，我就说得他！”金桂道：“他怎么辜负我的心？你倒得说说。”宝蟾道：“奶奶给他好东西吃，他倒不吃，这不是辜负奶奶的心么？”说着，把眼溜着金桂一笑。金桂道：“你别胡想！我给他送东西，为大爷的事不辞劳苦，我所以敬他；又怕人说瞎话，所以问你。你这些话和我说，我不懂是什么意思。”宝蟾笑道：“奶奶别多心。我是跟奶奶的，还有两个心么？但是事情要密些，倘或声张起来，不是玩的。”

① 琵琶襟小紧身——清代便服的一种。“紧身”即是“背心”。大襟边不到腋下，自“二纽”处即直通向下，这种式样，叫做“琵琶襟”。

金桂也觉得脸飞红了，因说道：“你这个丫头，就不是个好货！想来你心里看上了，却拿我作筏子，是不是呢？”宝蟾道：“只是奶奶那么想罢咧，我倒是替奶奶难受。奶奶要真瞧二爷好，我倒有个主意。奶奶想，‘那个耗子不偷油’呢？他也不过怕事情不密，大家闹出乱子来不好看。依我想：奶奶且别性急，时常在他身上不周不备的去处，张罗张罗。他是个小叔子，又没娶媳妇儿，奶奶就多尽点心儿，和他贴个好儿，别人也说不出什么来。过几天，他感奶奶的情，他自然要谢候奶奶。那时奶奶再备点东西儿在咱们屋里，我帮着奶奶灌醉了他，还怕他跑了吗？他要不应，咱们索性闹起来，就说他调戏奶奶。他害怕，自然得顺着咱们的手儿。他再不应，他也不是人，咱们也不至白丢了脸；奶奶想怎么样？”金桂听了这话，两颧早已红晕了，笑骂道：“小蹄子，你倒象偷过多少汉子似的！怪不得大爷在家时，离不开你！”宝蟾把嘴一撇，笑说道：“罢哟！人家倒替奶奶拉絳，奶奶倒和我们说这个话咧！”从此，金桂一心笼络薛蝌，倒无心混闹了，家中也少觉安静。

当日宝蟾自去取了酒壶，仍是稳稳重重，一脸的正气。薛蝌偷眼看了，反倒后悔，疑心“或者是自己错想了他们，也未可知。果然如此，倒辜负了他这一番美意，保不住日后倒要和自己也闹起来，岂非自惹的呢？”过了两天，甚觉安静。薛蝌遇见宝蟾，宝蟾便低头走了，连眼皮儿也不抬；遇见金桂，金桂却一盆火儿的赶着。薛蝌见这般光景，反倒过意不去。这且不表。

且说宝钗母女觉得金桂几天安静，待人忽然亲热起来，一家

子都为罕事。薛姨妈十分欢喜，想到“必是薛蟠娶这媳妇时冲犯了什么，才败坏了这几年。目今闹出这样事来，亏得家里有钱，贾府出力，方才有了指望。媳妇忽然安静起来，或者是蟠儿转过运气来，也未可知。”于是自己心里倒以为希有之奇。这日饭后，扶了同贵过来，到金桂房里瞧瞧。走到院中，只听一个男人和金桂说话。同贵知机，便说道：“大奶奶，老太太过来了。”说着，已到门口，只见一个人影儿在房门后一躲。薛姨妈一吓，倒退了出来。

金桂道：“太太请里头坐，没有外人。他就是我的过继兄弟，本住在屯里，不惯见人。因没有见过太太，今儿才来，还没去请太太的安。”薛姨妈道：“既是舅爷，不妨见见。”金桂叫兄弟出来见了薛姨妈，作了个揖，问了好。薛姨妈也问了好，坐下叙起话来。薛姨妈道：“舅爷上京几时了？”那夏三道：“前月我妈没有人管家，把我过继来的。前日才进京，今日来瞧姐姐。”薛姨妈看那人不尴尬，于是略坐坐儿，便起身道：“舅爷坐着罢。”回头向金桂道：“舅爷头上末下^①的来，留在咱们这里吃了饭再去罢。”金桂答应着，薛姨妈自去了。

金桂见婆婆去了，便向夏三道：“你坐着罢。今日可是过了明路的了，省了我们二爷查考。我今日还要叫你买些东西，只别叫别人看见。”夏三道：“这个交给我就完了。你要什么，只要有钱，我就买的了来。”金桂道：“且别说嘴。等你买上了当，我可不收。”说着，二人又嘲谑了一回，然后金桂陪着夏三吃了晚饭，又告诉他买的东西，又嘱咐一回，夏三自去。

① 头上末下——即指头一次，初次。

从此夏三往来不绝。虽有个年老的门上人，知是舅爷，也不常回。从此生出无限风波来。这是后话不表。

一日，薛蝌有信寄回，薛姨妈打开叫宝钗看时，上写：

男在县里也不受苦，母亲放心。但昨日县里书办说，府里已经准详，想是我们的情到了。岂知府里详上去，道里反驳下来了。亏得县里主文相公好，即刻做了回文顶上去了，那道里却把知县申飭。现在道里要亲提，若一上去，又要吃苦。必是道里没有托到。母亲见字，快快托人求道爷去！还叫兄弟快来！不然，就要解道。银子短不得！火速，火速！

薛姨妈听了，又哭了一场。宝钗和薛蝌一面劝慰，一面说道：“事不宜迟！”薛姨妈没法，只得叫薛蝌到那里去照料，命人即忙收拾行李，兑了银子，同着当铺中一个伙计，连夜起程²。那时手忙脚乱，虽有下人办理，宝钗怕他们思想不到，亲来帮着收拾，直闹至四更才歇。到底富家女子娇养惯了的，心上又急，又劳苦了一夜，到了次日，就发起烧来，汤水都吃不下去。莺儿忙回了薛姨妈。

薛姨妈急来看时，只见宝钗满面通红，身如燔灼，话都不说。薛姨妈慌了手脚，便哭得死去活来。宝琴扶着劝解。秋菱见了，也泪如泉涌，只管在旁哭叫。宝钗不能说话，连手也不能摇动，眼干鼻塞。叫人请医调治，渐渐苏醒回来，薛姨妈等大家略略放心。早惊动荣宁两府的人。先是凤姐打发人送十香返魂丹来，随后王夫人又送至宝丹来，贾母邢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都打发丫头来问候，却都不叫宝玉知道。一连治了七八天，终不见效。

还是他自己想起“冷香丸”，吃了三丸，才得病好。后来宝玉也知道了，因病好了，没有瞧去。

那时薛蝌又有信回来。薛姨妈看了，怕宝钗耽忧，也不叫他知道，自己来求王夫人，并述了一会子宝钗的病。薛姨妈去后，王夫人又求贾政。贾政道：“此事上头可托，底下难托，必须打点才好。”王夫人又提起宝钗的事来，因说道：“这孩子也苦了。既是我家的人了，也该早些娶了过来才是，别叫他遭塌坏了身子。”贾政道：“我也是这么想。但是他家忙乱，况且如今到了冬底，已经年近岁逼，无不各自要料理些家务³。今冬且放了定，明春再过礼。过了老太太的生日，就定日子娶。你把这番话先告诉薛姨太太。”王夫人答应了。

到了次日，王夫人将贾政的话向薛姨妈说了，薛姨妈想着也是。到了饭后，王夫人陪着来到贾母房中，大家让了坐。贾母道：“姨太太才过来？”薛姨妈道：“还是昨儿过来的，因为晚了，没得过来给老太太请安。”王夫人便把贾政昨夜所说的话向贾母述了一遍，贾母甚喜。

说着，宝玉进来了，贾母便问道：“吃了饭了没有？”宝玉道：“才打学房里回来，吃了，要往学房里去，先见见老太太。又听见说姨妈来了，过来给姨妈请请安。”因问：“宝姐姐大好了？”薛姨妈笑道：“好了。”

原来方才大家正说着，见宝玉进来，都掩住了。宝玉坐了坐，见薛姨妈神情不似从前亲热，“虽是此刻没有心情，也不犯大家都不言语……”满腹猜疑，自往学中去了。晚上回来，都见过了，便往潇湘馆来。掀帘进去，紫鹃接着。见里间屋内无人。宝

玉道：“姑娘那里去了？”紫鹃道：“上屋里去了。听见说姨太太过来，姑娘请安去了。二爷没有到上屋里去么？”宝玉道：“我去了来的，没有见你们姑娘。”紫鹃道：“没在那里吗？”宝玉道：“没有。到底那里去了？”紫鹃道：“这就不定了。”

宝玉刚要出来，只见黛玉带着雪雁，冉冉而来。宝玉道：“妹妹回来了。”缩身退步，仍跟黛玉回来。黛玉进来，走入里间屋内，便请宝玉里头坐，——紫鹃拿了一件外罩换上，——然后坐下，问道：“你上去，看见姨妈了没有？”宝玉道：“见过了。”黛玉道：“姨妈说起我来没有？”宝玉道：“不但没说你，连见了我也不象先时亲热。我问起宝姐姐的病来，他不过笑了一笑，并不答言。难道怪我这两天没去瞧他么？”黛玉笑了一笑，道：“你去瞧过没有？”宝玉道：“头几天不知道；这两天知道了，也没去。”黛玉道：“可不是呢！”宝玉道：“当真的，老太太不叫我去，太太也不叫去，老爷又不叫去，我如何敢去？要象从前这小门儿通的时候儿，我一天瞧他十趟也不难，如今把门堵了，要打前头过去，自然不便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他那里知道这个原故！”宝玉道：“宝姐姐为人是最体谅我的。”黛玉道：“你不要自己打错了主意。若论宝姐姐，更不体谅，——又不是姨妈病，是宝姐姐病：向来在园中做诗，赏花，饮酒，何等热闹，如今隔开了，你看见他家里有事了，他病到那步田地，你象没事人一般，他怎么不恼呢？”宝玉道：“这样，难道宝姐姐便不和我好了不成？”黛玉道：“他和你好不好，我却不知，我也不过是照理而论。”

宝玉听了，瞪着眼呆了半晌。黛玉看见宝玉这样光景，也不睬他，只是自己叫人添了香，又翻出书来，看了一会。只见宝玉

把眉一皱，把脚一跺，道：“我想这个人，生他做什么！天地间没有了我，倒也干净！”黛玉道：“原是有了我，便有了人；有了人，便有无数的烦恼生出来：恐怖，颠倒，梦想，更有许多缠碍。才刚我说的，都是玩话。你不过是看见姨妈没精打彩，如何便疑到宝姐姐身上去？姨妈过来原为他的官司事情，心绪不宁，那里还来应酬你？都是你自己心上胡思乱想，钻入魔道里去了。”宝玉豁然开朗，笑道：“很是，很是。你的性灵，比我竟强远了。怨不得前年我生气的时候，你和我说过几句禅话^①，我实在对不上来。我虽丈六金身，还借你一茎所化。”

黛玉乘此机会，说道：“我便问你一句话，你如何回答？”宝玉盘着腿，合着手，闭着眼，撮着嘴⁴，道：“讲来。”黛玉道：“宝姐姐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宝姐姐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宝姐姐前儿和你好，如今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今儿和你好，后来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你和他好，他偏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你不和他好，他偏要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”宝玉呆了半晌，忽然大笑道：“任凭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饮。”黛玉道：“瓢之漂水，奈何？”宝玉道：“非瓢漂水；水自流，瓢自漂耳。”黛玉道：“水止珠沉，奈何？”宝玉道：“禅心已作沾泥絮，莫向春风舞鹁鸪。”黛玉道：“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的。”宝玉道：“有如三宝。”

黛玉低头不语。只听见檐外老鸦⁵“呱呱”的叫了几声，便飞向东南上去。宝玉道：“不知主何吉凶？”黛玉道：“‘人有吉凶事，

① 几句禅话——佛教禅宗常通过问答方式，用唯心主义的诡辩来考察“悟道”的程度，这种问答语句叫作“机锋语”。大多数借各种比喻来表达。语言形式用散句也用诗句。下边宝玉和黛玉问答的话都属于这种。

不在鸟音中’。”忽见秋纹走来说道：“请二爷回去。老爷叫人到园里来问过，说：二爷打学里回来了没有？袭人姐姐只说：‘已经回来了。’快去罢。”吓的宝玉站起身来，往外忙走。黛玉也不敢相留。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

校 记

- 1 “(金桂)只得回思道”，“思”字原缺，从诸本补。
- 2 “同着当铺中一个伙计，连夜起程”，“同着”藤本、王本作“家人李祥本在那里照应的，薛蝌又同了”。
- 3 “已经年近岁逼，无不各自要料理些家务”，“无不”诸本作“不无”。
- 4 “撮着嘴”，“撮”甲本作“嘘”。
- 5 “老鸦”，诸本作“老鸱”。

第九十二回

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

话说宝玉从潇湘馆出来，连忙问秋纹道：“老爷叫我作什么？”秋纹笑道：“没有叫。袭人姐姐叫我请二爷，我怕你不来，才哄你的。”宝玉听了，才把心放下，因说：“你们请我也罢了，何苦来唬我？”说着，回到怡红院内。袭人便问道：“你这好半天到那里去了？”宝玉道：“在林姑娘那边，说起姨妈家宝姐姐的事来，就坐住了。”袭人又问道：“说些什么？”宝玉将打禅语的话述了一遍。袭人道：“你们再没个计较。正经说些家常闲话儿，或讲究些诗句，也是好的，怎么又说到禅语上了？又不是和尚。”宝玉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们有我们的禅机，别人是插不下嘴去的。”袭人笑道：“你们参禅参翻了，又叫我们跟着打闷葫芦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头里我也年纪小，他也孩子气，所以我说了不留神的话，他就恼了。如今我也留神，他也没有恼的了。只是他近来不常过来，我又念书，偶然到一处，好象生疏了似的。”袭人道：“原该这么着才是。都长了几岁年纪了，怎么好意思还象小孩子时候的样子？”

宝玉点头道：“我也知道。如今且不用说那个。我问你：老太太那里打发人来说什么来着没有？”袭人道：“没有说什么。”宝玉道：“必是老太太忘了。明儿不是十一月初一日么？年年老太太那里必是个老规矩，要办‘消寒会’，齐打伙儿坐下，喝酒说笑。

我今日已经在学房里告了假了。这会子没有信儿，明儿可是去不去呢？若去了呢，白白的告了假；若不去，老爷知道了，又说我偷懒。”袭人道：“据我说，你竟是去的是，才念的好些儿了，又想歇着。我劝你也该上点紧儿了。昨儿听见太太说，兰哥儿念书真好，他打学房里回来，还各自念书作文章，天天晚上弄到四更多天才睡。你比他大多了，又是叔叔，倘或赶不上他，又叫老太太生气，倒不如明儿早起去罢。”麝月道：“这么冷天，已经告了假，又去，叫学房里说：既这么着，就不该告假呀。显见的是告谎假，脱滑儿。依我说，乐得歇一天。就是老太太忘记了，咱们这里就不消寒了么？咱们也闹个会儿，不好么？”袭人道：“都是你起头儿，二爷更不肯去了。”麝月道：“我也是乐一天是一天，比不得你要好名儿，使唤一个月，再多得二两银子。”袭人啐道：“小蹄子儿！人家说正经话，你又来胡拉混扯的了！”麝月道：“我倒不是混拉扯，我是为你。”袭人道：“为我什么？”麝月道：“二爷上学去了，你又该咕嘟着嘴想着，巴不得二爷早些儿回来，就有说有笑的了。这会子又假撇清^①，何苦呢！我都看见了！”

袭人正要骂他，只见老太太那里打发人来，说道：“老太太说了，叫二爷明儿不用上学去呢。明儿请了姨太太来给他解闷，只怕姑娘们都来家里的。史姑娘、邢姑娘、李姑娘们都请了，明儿来赴什么‘消寒会’呢。”宝玉没有听完，便喜欢道：“可不是？老太太最高兴的！明日不上学，是过了明路的了。”袭人也不便言语了¹。那丫头回去。

宝玉认真念了几天书，巴不得玩这一天，又听见薛姨妈过来，想着宝姐姐自然也来，心里喜欢，便说：“快睡罢，明日早些起

来。”于是一夜无话。到了次日，果然一早到老太太那里请了安，又到贾政王夫人那里请了安，回明了老太太今儿不叫上学。贾政也没言语，便慢慢退出来。走了几步，便一溜烟跑到贾母房中。见众人都没来，只有凤姐那边的奶妈子，带了巧姐儿，跟着几个小丫头，过来给老太太请了安，说：“我妈妈先叫我来请安，陪着老太太说说话儿。妈妈回来就来。”贾母笑着道：“好孩子！我一早就起来了。等他们总不来，只有你二叔叔来了。”那奶妈子便说：“姑娘，给叔叔请安。”巧姐便请了安。宝玉也问了一声“姐姐好？”巧姐道：“昨夜听见我妈妈说，要请二叔叔去说话。”宝玉道：“说什么？”巧姐道：“我妈妈说，跟着李妈认了几年字，不知道我认得不认得。我说：‘都认得。我认给妈妈瞧。’妈妈说我瞎认，不信，说我一天尽子玩，那里认得！我瞧着那些字也不要紧，就是那《女孝经》也是容易念的。妈妈说我哄他，要请二叔叔得空儿的时候给我理理。”

贾母听了，笑道：“好孩子。你妈妈是不认得字的，所以说你哄他。明儿叫你二叔叔理给他瞧瞧，他就信了。”宝玉道：“你认了多少字了？”巧姐儿道：“认了三千多字。念了一本《女孝经》，半个月头里又上了《列女传》。”宝玉道：“你念了懂的吗？你要不懂，我倒是讲讲这个你听罢。”贾母道：“做叔叔的也该讲给侄女儿听听。”

宝玉便道：“那文王后妃不必说了。那姜后脱簪待罪和齐国的无盐^①安邦定国，是后妃里头的贤能的。”巧姐听了，答应个

① 假撇清——假装清白。

第九十二回

“是”。宝玉又道：“若说有才的，是曹大姑、班婕妤、蔡文姬、谢道韞诸人。”巧姐问道：“那贤德的呢？”宝玉道：“孟光的荆钗布裙，鲍宣妻的提瓮出汲，陶侃母的截发留宾；这些不厌贫的，就是贤德了。”巧姐欣然点头。宝玉道：“还有苦的，象那乐昌破镜，苏蕙回文。那孝的，木兰代父从军，曹娥投水寻尸等类，也难尽说。”巧姐听到这些，却默默若有所思。宝玉又讲那曹氏的引刀割鼻及那些守节的，巧姐听着更觉肃敬起来⁴。

宝玉恐他不自在，又说：“那些艳的，如王嫱、西子、樊素、小蛮、绛仙、文君、红拂，都是女中的——”尚未说出，贾母见巧姐默然，便说：“够了，不用说了。讲的太多，他那里记得！”巧姐道：“二叔叔才说的，也有念过的，也有没念过的。念过的一讲我更知道好处了。”宝玉道：“那字是自然认得的，不用再理了。”巧姐道：“我还听见我妈妈说：我们家的小红，头里是二叔叔那里的，我妈妈要了来，还没有补上人呢。我妈妈想着要把什么柳家的五儿补上，不知二叔叔要不要。”

宝玉听了更喜欢，笑着道：“你听你妈妈的话！要补谁就补谁罢咧，又问什么要不要呢！”因又向贾母笑道：“我瞧大姐姐这个小模样儿，又有这个聪明儿，只怕将来比凤姐姐还强呢，又比他认的字。”贾母道：“女孩儿家认得字也好，只是女工针黹倒是要紧的。”巧姐儿道：“我也跟着刘妈妈学着做呢。什么扎花儿咧，拉锁子^①咧，我虽弄不好，却也学着会做几针儿。”贾母道：“咱们这样人家，固然不仗着自己做，但只到底知道些，日后才不受人家的拿捏。”巧姐答应着“是”，还要宝玉解说《列女传》，见宝玉呆呆的，也不好再问。

‘ 你道宝玉呆的是什么？只因柳五儿要进怡红院，头一次是他病了，不能进来；第二次王夫人撵了晴雯，大凡有些姿色的，都不敢挑；后来又在吴贵家看晴雯去，五儿跟着他妈给晴雯送东西去，见了一面，更觉娇娜妩媚。今日亏得凤姐想着，叫他补入小红的窝儿，竟是喜出望外了，所以呆呆的^①想。

贾母等着那些人，见这时候还不来，又叫丫头去请。回来李纨同着他妹子、探春、惜春、史湘云、黛玉都来了。大家请了贾母的安，众人厮见。独有薛姨妈未到，贾母又叫请去。果然薛姨妈带着宝琴过来。宝玉请了安，问了好，只不见宝钗邢岫烟二人。黛玉便问起：“宝姐姐为何不来？”薛姨妈假说身上不好。——邢岫烟知道薛姨妈在坐，所以不来。——宝玉虽见宝钗不来，心中纳闷，因黛玉来了，便把想宝钗的心暂且搁开。

不多时，邢王二夫人也来了。凤姐听见婆婆们先到了，自己不好落后，只得打发平儿先来告假，说是：“正要过来，因身上发热，过一回儿就来。”贾母道：“既是身上不好，不来也罢。咱们这时候很该吃饭了。”丫头们把火盆往后挪了一挪，就在贾母榻前一溜摆下两桌，大家序次坐下。吃了饭，依旧围炉闲谈，不须多赘。

且说凤姐因何不来？头里为着倒比邢王二夫人迟了不好意思，后来旺儿家的来回说：“迎姑娘那里打发人来请奶奶安，还说并没有到上头，只到奶奶这里来。”凤姐听了纳闷，不知又是什么事，便叫那人进来，问：“姑娘在家好？”那人道：“有什么好的！奴

① 拉锁子——一种刺绣技术。刺绣时逐步将线编成锁链式的结子，并用它组成各种图案。比一般丝绣坚实耐久。